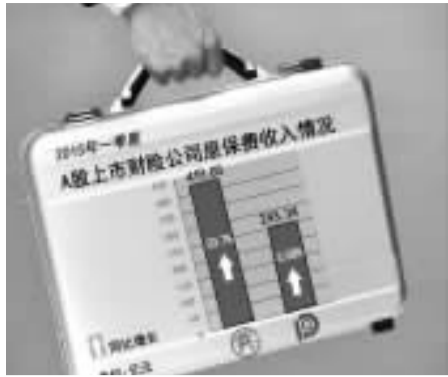


10 “三箭齐发” 筑牢保险合规基石

11 保险业 经营效益改善进行时

12 大病保险宜昌模式: “有梯度”的减负行动



保险风向标

支持实体经济 保险业有心更有力

编者按 一年一度的北大赛瑟(CCISSR)论坛日前在北京大学召开,本届论坛主题为“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2010年的44.2%提高到48.2%,成为三

次产业中比重最高的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内

在要求。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有能力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提供融资的重要方式、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

本报记者 付秋实

日前召开的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主题为“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缘何将主题设定为“现代服务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CCISSR主任孙祁祥表示,中国已经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大任务,是适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提升综合国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扩大就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内在要求。

而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始终肩负着国家赋予的重要使命。正如保监会副主席王祖继在论坛上所言,保险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风险管理的基本手段、提供融资的重要方式,能够在新常态下成为促进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动力。

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力量

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与银行、证券共同构成金融业的三大支柱。王祖继指出,从控制风险的角度看,保险主营业务风险与系统性风险的相关性极低,典型的保险业务不仅不会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反而会起到稳定器的作用。因此,保险业的发展壮大,对于建立结构合理、运行稳健的现代金融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据记者了解,当前国际上成熟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保险资产在金融资产规模中所占比重往往达到20%~35%。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王祖继坦言:“现阶段我国保险业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占比和体量还比较小,金融体系三大支柱之间的发展还不平衡,金融体系资产负债期限不匹配的情况仍然突出。”

对于改变我国金融体系中长期存在的上述结构性问题,王祖继建议,要加快发展和做大做强保险业,使其从金融体系中的短板成长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真正支柱,充分发挥保险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促进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协调发展,推动金融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阳光保险集团副总裁兼CFO彭吉海也认为,我国虚拟经济发展很快,而实体经济发展速度在逐步放缓。保险业作为金融产业的支柱之一,应当发挥好其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从而增加创业机会和满足创业的资本需求。

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手段

其实,保险业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不仅有间接促进,更有直接支持。

此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国家开发银行和工商银行考察时就指出,应推进保险业改革创新,利用来源稳定、期限长的保险资金设立投资基金,助推实体经济发展。而在去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也提出,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稳定性高等优势,引导保险资金投资国家

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城镇化及保障房、棚户区等民生工程,满足部分国家急需的资本性投资需求。

就在这一年,保险业发起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万亿元,其中,1072.5亿元参与棚户区改造和保障房建设;保险业还通过股权和基金投资为一大批制造业和“走出去”项目提供了资金支持

和风险保障……上述种种与保险资金的天然属性密不可分,王祖继表示,保险特别是寿险对资金的积聚往往长达十年以上,可以将分散的短期资金转化为巨量的长期资金,与中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周期十分匹配。

而在先天优势的背景下,保险业在创新资金运用方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也做了很多探索与改革。比如,在拓宽保险资金投资领域方面,保监会放宽了股权和不动产的投资范围,增加了创业板等可投资产品;推动基础设施的债权计划注册制改革,实施大类资产比例的监管,简化程序,探索债股结合的创新,推进项目资产支持计划,调动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增加了市场主体的投资风险意识,支持了实体经济发展。

激发创业创新的重要动力

除了发挥资金优势之外,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保险业在服务创业、创新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尝试。

“小型微型企业既是就业主体又是创业创新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针对小微企业资金紧张、融资能力弱的问题,保险业大力发展小额贷款保证保险,积极稳妥发展小微企业履约保证保险,开展国内贸易信用保险等,为创业者提供增值服务,帮助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王祖继举例道:“我们在宁波等地开展的小额贷款保证保险,通过政府提供风险损失补助的方式,政府每投入1亿元,撬动的贷款金额可以达到200多亿元,有效解决了创业创新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为创业创新提供保险支持,在欧美国家早已司空见惯。“国外有创业保障保险,当你去创业或者开展创新型业务时,就可以发挥保险在鼓励和激励创业方面的作用。在硅谷,有很多保险企业在做这件事。我相信,未来我国保险业也能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彭吉海说。

可以说,保险是激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经济引擎的重要动力。一些保险机构在服务创业创新方面已经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比如,众安保险率先将传统保险业与互联网经济相结合,初步摸索出一个以互联网保险服务于互联网经济的新模式,它以淘宝网为代表的互联网生态圈为依托,面向数以百万计的网店创业群体,覆盖融资、产品质量、物流等环节,在定价、责任范围、理赔和信用管理等方面积极创新,提供了一系列符合互联网经济要求的小额、便捷的保险产品,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具针对性的保险金融服务。2014年,众安保险首年业务发展累计服务客户数即超过2亿,投保件数将近11亿,展现了新经济的巨大生命力。

保险时评

保险业服务政府治理可提升政府效能

王祖继(保监会副主席)

保险服务政府治理可提升政府效能着力推进简政放权,实质上就是要求政府退出该管或者不用管、市场机制可以自治的领域,将节省下来的行政资源应用到更重要的领域,实现政府效率的最大化。

从国际实践来看,保险机制能够在很多政府退出的领域提供部分替代性的制度供

给,助推有限政府建设,利用保险机制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已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发达国家运用市场机制成功地把部分社会管理、灾害救助等责任转由保险业承担。在国际上的重大灾害事故中,保险赔付占灾害损失的比重一般为30%至40%。相较之下,我国保险业参与公共服务和灾害救助的空间还很大。随着政府职能的加快转变,政府购买保险服务的领域和种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广。

绿色发展是中国必然选择

孙祁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推动产业结构迈向中高端,要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要推动绿色消费,珍惜森林草原、江河湿地等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绿色财富。

可以说,绿色发展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经济增长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过度破坏为代价的。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我国的环境问题从局部开始蔓延,起初问题主要表现为大中城市的河段和大气污染,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环境污染开始向近海海域和农村蔓延,生态破坏的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我国中度和重度污染的海域面积占到近海海域面积的31%以上,七大江河水系更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及其他环境问题,越来越多的河水变得不适于农业灌溉和生活饮用。另外,由于过度放牧、乱砍乱伐、陡坡垦耕以及水资源利用不合理等原因,我国的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等问题之严重更是令人触目惊心。

绿色发展并非易事,其面临的风险结构日趋复杂,人为风险和影响与日俱增,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不可避免的。

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在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上,有着特殊背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能源资源禀赋的总体状况是“富煤贫油少气”,石油与天然气的探明剩余可采储量分别位列世界第13位和第17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人均资源的稀缺性可以说有其匹,自然系统的承载边界相对更低,但发展任务却异常艰巨。

另外,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规律,一个国家在基本完成工业化任务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以机械制造、钢铁、能源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将在较

长的一个时期处于快速增长通道中。由此可见,重化工业以及汽车工业等仍将是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支柱行业。在发达国家已经走完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对环境保护提出了很高要求的时候,我们才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物质财富的积累不足。与此同时,劳动力成本飙升、贫富差距拉大、群体性事件上升、商业贿赂等问题也在我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些都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现实威胁。

正是上述特殊的背景,使我国在走向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特殊的风险。

首先,经验缺失加剧了制度失灵风险。总结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它们走过的道路是先发展经济系统,随后促进社会系统发展,此时自然系统还未构成发展瓶颈;在积累了相当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后,有意愿也有能力改善自然系统,实际存在一条倒U形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跨越经济发展阶段实现绿色发展的课题。在这方面,我们基本上没有经验可循。

其次,经济系统发展能力不足加剧了系统失衡风险。在发展转型过程中,过去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些传统产业和途径将被放弃,而新的增长动力源并不清晰,增长动力并不充足,很可能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至较低水平。经济增速的下滑,也使得我们对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的投入受到约束,进而可能导致转型的延滞。在中短期内,模式转换可能带来结构性失业,对于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社会而言,至少会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构成系统性经济风险的重要因素;同时,如果再就业机制设计失当或运行低效,低人力资本水平的群体受损更大,这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剥夺,导致社会风险激增。

最后,自演进动力缺乏可能进一步导致政府越位,加大转型成本。在中国,市场尚不能在经济中发挥决定性的资源配置作用,与此同



时,社会组织很不发达,社会治理体制很不健全。长期以来,政府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非常严重。在这一客观背景下,加之无国际经验可循,可能进一步增加政府越位问题,导致转型成本加大。

在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发展环境和可能面对的特殊风险的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应对?我认为,应该依靠三个基本理念与思路,即三个时期相互衔接,三个系统均衡发展,三种力量包容增长。

三个时期是指短期、中期和长期,每个时期应设定具体的任务和指标。三个系统是强调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系统的再平衡,避免新的失衡。三股力量包容增长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股力量之中,目前我国社会力量薄弱。在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较为活跃,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政府没有很好履行职责的角色,有效地支撑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相比之下,我国NGO的发展则是非非常短的短板,社会力量亟待支持培育。

高投资调整到位新经济增长点将建立

是关于经济形势的判断。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较大,我国经济形势处于“新常态”状态目前已逐步形成了共识。“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于经济增长的速度放缓,也即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发展。经济的不断下行使得人们担忧经济的“底”到底在何处,我认为,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虑:

第一,高投资要调整到位。过去我国持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的是高投资,而消费则处于一个较平稳的状态。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才能促进我国的高投资调整到位,即出口、基础设施和房地产。

第二,重化工业需要较大幅度减产,以恢复盈利能力。由于PPI已连续37个月出现负增长,我国事实上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缩现象。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并不是由于流动性不足,而是产能过剩。最近整个工业盈利水平下降主要就是由于这些重化工业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利润下降。只有通过降低产量进而带来价格的上升,才有可能使其恢复到满意的盈利状态。

第三,要有新的增长点。我们需要将原有

的增长速度下降所留下的空间通过新的经济增长点来加以补充。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要加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时也需要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

若高投资能调整到位,过剩的产能得到有利的控制,新的增长点能够逐步建立起来,中国经济所谓的新平衡点也就基本上能够确定下来。接下来又需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如何较快且顺利地过去10%左右的平衡点逐步转移到目前这种中高速增长所确定的新均衡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实体经济如何有效地获得资金的支持。目前在实务中资金的价格过高,总体上达到了十几个百分点,对于大部分企业而言,完全无法做到与之相应的利润率水平。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所谓的“无风险利率”过高,以前是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而当下则是股市。这些几乎都是无风险利率的一个重要参考。如何对投机性的资金来源实施一个较为合理的限定,如何为整个实体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创新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刘世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现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最热门的问题就

图为第十二届北大赛瑟(CCISSR)论坛现场。李倩 摄

